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七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潘　衡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七

前燕錄五

慕容儁下

元璽二年春二月庚子立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曄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於薊宮初石虎使人探策於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儁之應也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先

光一作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從之其隨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䟫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賞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隨才擢叙晉寧朔將軍滎胡以彭城魯郡叛降於儁趙故衞尉常山李犢聚衆數千反於普壁壘儁遣衞將軍恪率衆討降之遂東擊呂護於魯口三月拔之護遁走遣前將軍悅綰追及於野王護

使弟奉表請降乃以護為河内太守故趙樂陵朱禿平原杜能清河丁嬈陽平孫原各擁兵分據城邑至是皆來請降儁以禿為青州刺史能為平原太守嬈為立節將軍原一作元為兖州刺史各留撫其營冬十二月衛將軍恪撫軍將軍軍左將軍彪一作彭等屢薦給事黄門侍郎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遂以霸為使持節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山是年儁遣使聘魏

元璽三年春二月姚襄遣使來降儁以評為鎮南將軍

都督秦雍益梁江楊荆徐兖豫十州河南諸軍事鎮洛水疆為前鋒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夏四月戊申封撫軍將軍軍為襄陽王左將軍彪一作彭為武昌王衛將軍恪為大司馬侍中大都督録尚書封太原王鎮南將軍評為司徒驃騎將軍封上庸王安東將軍霸為吳王左賢王友為范陽王前鋒都督疆為洛陽王散騎常侍厲為下邳王散騎常侍宜為廬江王寧北將軍度為樂浪王又封弟桓為宜都王逯一作逮為臨賀

王徽為河間王龍為歷陽王納為北海王秀為蘭陵王嶽為安豐王德為梁公默為始安公僂為南康公又封子臧一作咸為樂安王亮為渤海王溫為帶方王涉為漁陽王曄為中山王以尚書令陽騖為司空仍守尚書令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更名曰垂尋遷侍中錄留臺事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儁忌之復名垂還秋七月丙戌儁大調兵衆因發詔之日遂號曰丙戌舉九月儁如龍城是年魏昭成帝遣使報聘於燕

元璽四年夏四月儁自和龍還薊城先是幽兾之人以儁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羣下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聚為亂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不足討也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以不為於是令内外戒嚴五月秦河内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來降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鼋各以郡叛降於儁初儁車騎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循城降於苻氏至此率户二千詣薊歸罪儁赦之仍拜後將軍儁給事黄

門侍郎申脩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履劍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至於東宫體此為儀魏晉因循制不納爲今皇嗣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享朝慶禮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黄鍾産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静君子齊戒去聲色惟

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龍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享之節故有樂作之禮王者愼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衮襈改履案稱朝服所

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華禮意
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為皇代
永制儁曰履劍不趨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
趨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復
下書曰周禮冠冕禮制君臣略同中世以來亦無常禮
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以下使贍冠思事刑斷詳
平諸公冠悉顏巻屈竹錦纏作公字以代梁處施之金
璫令僕尚書置璫而已中祕監令别施珠璫庶能敬慎

威儀示民軌則冬十一月段蘭之子龕初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於晉襲僞將榮國於郎山敗之因遺儁書抗中表之儀非儁稱帝儁覽之甚怒遣太原王恪為征討大都督撫軍將軍陽騖為副以討之儁以龕方強盛謂恪曰若龕遣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恪分遣諸軍先至河上具舟檝以觀龕志趣龕弟羆驍勇有智謀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聽其濟河頓兵城下雖復乞

降恐終不聽王但固守罷請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
捷王可率大衆馳來追擊使虜疋馬無返若其不捷遽
請出降猶不失為千戶侯也龜不從罷固請不已龜怒
殺之十二月高句驪王釗遣使詣儁納質修貢以請其
母許之遣殿中將軍刁龜送釗母周氏歸國釗復遣使
謝恩貢其方物以釗為錄營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
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
元璽五年春正月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二百餘里段

龕率衆三萬來拒丙戌遇於淄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執其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龕友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人求之蔚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龕脫走還城固守恪遂進圍之二月恪招撫段龕諸城己丑龕所署徐州刺史陽郡一作都公王騰及索頭單于薛雲舉衆來降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郡夏五月以尚書左丞鞠殷為東萊太守章武太守鮮于亮為齊郡太守秋七月丙子太子曄卒僞謚獻懷冬十月恪圍龕於廣固先是諸將

勸恪宜急攻之恪曰用兵之道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鋭也但龕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阻天險上下戮力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中外兵不暫息吾每念之不覺忘寢奈何輕殘民命乎當持

久以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咸悅於是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齊民爭運糧以餽燕軍龕嬰城自固樵採路絶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先分騎屯諸門龕身自衝盪僅而得入一作出餘兵皆沒城中喪氣莫有固志乃遣其屬段藴詣晉請救晉遣北中郎將荀羡將兵隨藴救之次於琅邪憚恪之強遷延不進會陽郡公王騰寇鄄城一作鄆城羡遂襲攻陽郡霖雨城壞騰為羡所獲殺之十一月丙

子恪克廣固龕面縛出降并執朱充送蒯恪撫安新民遂定齊地以龕為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留鎮南將軍壓鎮廣固恪因振旅而還荀羡聞龕已敗退還下邳留太山太守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琅邪參軍譙國戴遂等將二千人守太山燕守將慕容蘭屯汴城羡進擊之斬蘭而去十二月雋遣行人請婚於魏許之
光壽元年春正月雋徵幽州刺史乙逸為左光祿大夫

時晉升平元年也二月癸丑復立次子中山王暐為太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光壽夏五月戊寅儁遣撫軍將軍垂中軍將軍虔與護軍將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敕勒於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疋牛羊億餘萬是月遣使奉納禮幣於魏六月儁殺段龕坑其徒三千餘人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口來降儁拜為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代郡平舒城冬十月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來攻東郡入武陽

儁遣大司馬恪統司空陽鶩及樂安王臧率兵拒之晉師敗績攸走還太山北中郎將謝萬時據梁宋懼而遁走恪遂進兵渡河略地河南汝頴譙沛皆陷分置守宰而還進據上黨冠軍將軍河内太守馮鴦以衆叛歸於儁盡陷河北之地冬十一月癸酉自薊徙都於鄴十二月乙巳儁入鄴宫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繕修宫殿復作銅雀臺廷尉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惟祖父不殯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

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遭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沈卒往往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嬴博之制孝子靡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虚葬以申一作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琅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吴起二陳

之儔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闕謹按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僞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錄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一作衆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廆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秦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來降

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略州郡殺衆彊令衛顔儁長樂太守傅顔討斬之以吳王垂為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來攻棘城皝將出避難欲乗之馬悲鳴蹀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皝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讃鐫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像成而馬死

光壽二年春初河内太守上黨馮鴦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僞以平故乃赦其罪署為京兆太守既而與呂護陰通建康時平跨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所胡晉十餘萬户拜置征鎮為燕鼎峙之勢儁遣司徒上庸王評討鴦不克三月甲戌復遣領軍將軍慕輿根將兵助評攻鴦根欲急攻之評曰鴦壁堅不如且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幸萬一根兵初

至形勢方振賊衆駭懼恐有離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不克者遂急攻之蕎與其黨果相猜忌蕎奔野王依呂護盡降其黨三月雋常山寺王母祠前大樹自拔乃於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雋以為嶽神之命遣尚書郎段勤用太牢祀之每祀有一虎往來祠側性頗馴狎而不害於物是月攻陷冀州諸郡夏五月遼西獲黒兎秋九月張平與故趙将李歷高昌等初因冉閔之亡竝率其所部稱藩於雋遣子入侍既

而撥歘建康結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僞遣上庸王評討張平於并州司空陽騖討高昌於東燕樂安王臧攻李歷於濮陽騖攻昌別將於黎陽拔之歷奔滎陽昌奔東陵（載紀作邵陵）其衆皆降并州壁壘降者百餘所署尚書右僕射悅綰為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鎮北將軍蘇象寧東將軍喬庶鎮南將軍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六（一作八）來降僞皆復其官爵平率

衆三千奔平陽遣使乞降冬十月儁殺尚書郎鮮卑段勤以其陰貳於晉也其弟思遂奔於晉晉太山太守諸葛攸復率衆攻東郡儁遣大司馬恪等拒之各引而還儁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十二月令州郡校閲見丁精覈一作覆隱漏率户留一丁餘悉發為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將進臨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凋弊發兵非法恐人不堪命必致土崩之變并陳時政不便於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

悅之下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令三五發兵寛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時調發繁數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郡縣苦之太尉領中書監封奕請自今非軍期嚴急不得遣使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其郡司所遣彈督在外者一切攝還儁從之是歲晉北中郎將荀羨攻山茌拔之斬太山太守賈堅鎮南將軍青州刺史慶遣司馬悅明救之晉師敗績復取山茌遂以堅子活為任城太守

光壽三年春二月僞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三月封子泓為濟北王冲為中山王其餘弟侄分封有差遂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論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王有以而然卿等謂景先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邪司徒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聖

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德其惟聖人乎先
太子大德有八未見其闕也儁曰卿言過矣然試言之
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二
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三也疾訣量物推悅直言四也
好學愛賢不恥下問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六也虛
襟恭讓尊師重道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八也儁曰
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
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

業未舉卿以為何如時太子暐侍側績曰皇太子天姿岐嶷聖敬日躋雖八德已聞而二闕未補雅好游畋娱心絲竹此其所以為損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誡之暐甚不平因問高年疾苦孫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巳丑儁夜寢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棺求尸不獲購以百金莫知之也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水經注云後宮嬖妾知而告之言虎葬於東苑一作東明觀下於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

虜儁踊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遣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為之誅李苑收而葬之秋七月晉平北將軍高昌為儁所逼力不能拒自白馬奔於滎陽八月晉太山太守諸葛攸率水陸二萬來伐入自石門屯於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嵩礉蕭館屯於新柵又遣督護徐冏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西聲勢儁遣上庸王評長樂太守傅顔等統步騎五萬戰於東阿攸兵大敗

冬十月偽寇東河晉遣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郄曇次高平率師來拒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萬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騎遁歸塞北七國賀蘭涉勤等皆降十二月辛酉偽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所患惙然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

沖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公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虚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若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乃召吳王垂還鄴時所徵郡國兵悉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刼晨昏斷行於是寛常賦設奇禁盜賊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禾等百餘人乃止

建熙元年春正月癸巳儁疾少差大閲兵於鄴欲使大司馬恪司空陽騖將之入寇既而疾篤乃召恪騖及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儁甍於應福殿時晉升平四年也先是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至是而儁卒時年五十三在位十二年葬於龍陵偽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儁雅好文籍性嚴重慎威儀未嘗以慢服臨朝雖閒居晏然亦無懈怠之色云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七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八

前燕錄六

慕容暐上

慕容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元璽元年封為中山王尋立為皇太子光壽四年春正月甲午儁薨羣臣欲立太原王恪恪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遂以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建熙

二月尊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録尚書行周公事專掌百揆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騖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自餘文武諸臣拜授各有差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先朝勲舊心不服恪潛欲為亂詳具根傳恪與評密謀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收根於內省誅之并其妻子黨與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三月己卯葬儁於龍陵時所徵郡國兵以燕朝多難互相驚動徃徃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

塞太宰恪以吴王垂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兖州牧荆州刺史鎮梁國之蠡臺孫希泳之子也為并州刺史傅顔為護軍將軍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内乃安夏四月以單男為雁門太守冬十一月太宰恪欲以李績為右僕射暐不許恪屢以為請暐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出為章武太守績遂以憂死

建熙二年春正月乙丑辰時月在危宿奄太白占之曰

天下靡散二月平陽人舉郡來降暐以建威將軍叚剛為太守遣督護韓苞將兵共守平陽方士丁進有寵於暐欲求媚於太宰恪說恪令殺太傅評恪大怒奏收進殺之三月儁所署寧南將軍河南太守呂護據野王潛通於晉晉拜護為前將軍冀州刺史護欲引兵襲鄴事覺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末波一作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上下喪氣曾不敢闚兵中

路展其螗螂之心此則士卒攝䰟敗亡之道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計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卒平頃攻黎陽多殺精鋭卒不能拔自取困辱今圍一作圍之窮城樵採路絶内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離間其黨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於我不勞而寇賊日斃不過十日取之必矣此為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何必多殺士卒

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桓温以其弟黄門郎桓豁將兵取許昌破鎮南將軍麈秋七月恪圍野王數月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傳末波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為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鋭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凡經六月而野王潰恪存撫降民給其廪食徙士人

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為中書著作郎并州刺史張平叛襲平陽殺段剛韓苞又攻鴈門殺太守單男既而為秦所攻復詣燕謝罪以求救恪以平反覆不許冬十月呂護復自滎陽叛歸於暐暐赦之以為廣州刺史仍領寧南將軍十二月大赦

建熙三年春正月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暐從其言遣護軍將軍傅末波一作顏與寧南將軍呂護率衆進據河陰

二月末波北襲敕勒大獲而還護攻陷小壘進逼洛陽三月乙酉晉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奔於宛冠軍將軍陳祐告急夏五月丁巳大司馬桓溫遣北中郎將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率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六月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卒鄧遐進屯新城庾希部將何謙及暐將劉則戰於檀邱則衆敗還秋七月征東參軍劉拔刺殺征東將軍冀州刺史范陽王友於信都八月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於野王庾希自下邳退鎮山陽

冬十一月魏貽成帝以女妻暐暐亦納女於帝以備後宮

建熙四年夏四月暐遣寧東將軍忠攻滎陽滎陽太守劉遠奔魯陽癸卯忠進拔密城遠奔於江陵冬十月遣鎮南將軍慶攻陳留太守袁披於長平汝南太守朱斌承虛來襲許昌克之

建熙五年春正月丙辰祀於南郊大赦二月暐復遣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潁川太守李福戰死評

遂侵汝南汝南太守朱斌奔於壽春進圍陳郡陳郡太守朱輔嬰城固守大司馬桓温遣江夏相劉岵來援評等引還夏四月甲辰暐復遣李洪攻許昌敗晉兵於懸瓠朱斌奔於淮南朱輔退保彭城洪遂抜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兾二州暐遣鎮南將軍慕留屯許昌秋七月遣太尉封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於鄴都八月太宰恪謀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來歸附乃使司馬悦希軍於盟津豫州

刺史孫興分戍成皋為之聲援九月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冬十月封奕等迎神主於和龍初暐委政太宰恪專受經於博士王歡一作王勸助教尚鋒秘書監一作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祀孔子於東堂以歡為國子祭酒鋒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者皆有拜授

建熙六年春二月太宰恪吴王垂攻逼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

畏懦而怠惰遂進攻之三月拔金城寧朔將軍竺瑶奔於襄陽執冠軍長史揚武將軍沈勁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父充與王敦搆逆衆敗而逃為部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後竟殺儒以報仇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命志欲立勲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而止至是恪逼洛陽冠軍陳祐守兵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補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屢以少擊衆摧破燕軍洛陽糧盡援絶祐自度不

得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五百人守之身率衆奔新城一作陸渾勁書曰吾志欲致命今其時矣為恪所執勁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殺之恪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秦苻堅自將屯陜城以備之恪以左中郎將筑為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垂為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凉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恪遂還鄴謂僚

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心然身為元帥實有愧於四海夏四月壬午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卒以司空陽騖為太尉侍中光禄大夫皇甫真為司空領中書監

建熙七年春二月時境内多水旱太宰大司馬恪太傅司徒評並稽首歸政上章綬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禄不能上諧隂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

愆和爕倫失序轅弱任重夕惕惟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叅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為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夫以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榮官非才授而可久黙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茵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台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於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

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付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廷避賢之美輙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詔一作貽許韙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托惟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髙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抑亦二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賔之氐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虚己謙冲以違委任之重王其

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補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暐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為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為效二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業一作迹今災眚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為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廟之重非惟朕躬二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

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
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乃止夏五月暐下書曰朕以
寡德涖政多違亢陽三時光陰錯緒農植之辰而零雨
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大官以菜食常供祭奠既而澍雨
秋九月鎮律郎郭欽奏議以暐承石虎水為木德從之
冬十月遣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兖州攻晉太山太守
諸葛攸攸奔淮南拔兖魯高平諸郡置守宰而還十二
月晉南陽督護趙億叛據宛城以郡來降暐遣南中郎

將趙槃一作盤自魯陽戍之

建熙八年春二月撫軍將軍下邳王厲鎮北將軍宜都王桓襲敕勒夏四月鎮南將軍慶攻竟陵太守羅崇一作宗擊破之太宰大司馬太原王恪有疾言於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暐親視之囑以後事言終而卒六月晉右將軍荆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城拔之趙億走趙槃退歸魯

陽谿遣輕騎追槃及於𨿽城大戰破之槃為谿所執因失兗城秋七月下邳王厲等破敕勒獲馬牛數萬頭初厲兵過魏代地犯其祭田昭成帝率衆伐之暐遣平北將軍武強公慕輿埿以幽州兵戍雲中八月昭成攻雲中埿棄城走振威將軍慕輿賀辛戰沒冬十二月甲子太尉陽騖卒以司空皇甫真為太尉侍中光禄大夫李洪為司空

建熙九年春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冲為大司馬冲

暐之弟也以荆州刺史吳王垂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苻堅將苻庾據陜城來降請兵應接時有圖識曰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暐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鋭以守華陰暐羣下議欲遣兵救庾因圖關右太傅評素無經略又受苻氏間貨阻其議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埸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尹征南將軍范陽王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

方以文德懷遠志平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闢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墻國分為四投誠請援前後相繼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應天人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幷冀之衆徑趨蒲坂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

庾園太傅評總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獲城即侯微功必録此則鬱槩待時之雄抱志未伸之桀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内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渾一之基於此乎在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二公暐覽表大悅將從之羣下又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評固執不許乃止苻庾知評暐之無遠略恐救師不至乃遺吳王垂及皇甫真牋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

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得書私於真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識度豈能及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秋八月時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戸國之戸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尚書左僕射悅綰言於暐曰太傅政尚寛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寛臨其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戸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肅明法令以清四

海瞕納之綰既定朝制朝野震懼出戸二十餘萬冬十一月左僕射悅綰卒十二月有神降於鄴自稱相汝一作湘女有聲與人接欵數日而去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八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九

前燕録七

慕容暐下

建熙十年夏四月立貴妃可足渾氏為皇后渾氏太后從弟尚書令豫章公翼女也六月晉大司馬桓温率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南中郎將桓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袁真江夏相劉岵等步騎五萬來伐温又遣

建威將軍檀玄攻胡陸拔之執寧東將軍忠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儀陽道以通舟運自帥師次於合肥一云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暐遣撫軍將軍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八萬逆戰於黃墟厲兵大敗單騎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降溫溫前鋒朱序鄧遐敗暐護軍將軍傅末波於林渚溫軍大振暐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戊寅溫進屯武陽暐前兗州刺史孫元率其族

黨起兵應之戊子遂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黄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以參軍從事暐又遣散騎樂嵩乞師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八月苻堅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騎二萬來援出自洛陽至於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暐外為赴援内實覬隙

陰有兼并之志矣封孚問於申胤曰温衆强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温今日聲勢似能有為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温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與之同心温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温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廪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温以暐降人段思為

鄉導悉羅騰與溫戰遂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梁干津共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侍御史劉當侃之子也帥騎五千屯石門絶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邽一作邦又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德使將軍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陳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

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出擊死者甚衆丙申溫頻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甲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暐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率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

道而進數日垂謂諸將曰温可擊矣乃急追之辛丑及於襄邑范陽王德帥勁卒四千從間道先温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温衆大敗斬首三萬級秦將苟池關温班師邀擊於譙又大敗之死者復以萬計兖州刺史孫元據武陽拒暐暐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桓温收散卒屯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真怨温誣己據壽春叛降於暐且乞師請援暐遣大鴻臚温統拜袁真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

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燕
泰既結好聘使數相往來暐散騎侍郎太原郝晷給事
黄門侍郎梁琛相繼如泰吴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
振太傅評素不平之至是益忌垂所奏募將士忘身立
效將軍孫葢等推鋒陷陣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
數以為言與評廷爭隙怨愈深太后可足渾氏又素惡
垂毁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垂懼遂奔於泰范陽王德
素與垂善及車騎從事中郎髙泰等皆坐免官尚書右

丞申紹言於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藉藉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消謗評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為尚書郎先是暐使黃門侍郎梁琛聘秦秦留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於鄴垂已奔秦琛言於評曰秦人日閲軍旅運粟陜東以琛觀之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釁之計宜早為之備評曰不然秦豈肯受叛人一作臣而敗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吞一作幷有自來矣況今二國分據中原並稱大號理

無俱存桓温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國有隙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又問王猛琛曰名不虛得王佐之才鋭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温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惟王猛乎評皆不以為然琛又以告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以為憂上疏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托輔車為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實有闚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守信存和以崇久要

也頃來行人累續無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姦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今吳王垂入往從之為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太原并州壺關諸城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兆暐名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為備會秦遣黃門郎石越來聘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尚書郎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

靖言於詡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令乃示之以奢益為其所輕矣詡不從泰遂謝病歸家是時外則晉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内則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詡等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䟽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内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令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

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無聞鄉曲之譽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戮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百姓困弊侵賕無已兵士逋逃寇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戸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桑公私驅擾人不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僞部况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

奸宄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吴狡猾地居形勝非惟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戸無二寇弓馬之勁秦吴所憚雲騎風馳四方莫及比者赴敵後機兵不速濟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强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一作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務精擇守宰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

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省費先王格謨去華敦實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豐財為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也今後宮之女四千有餘僮僕厮役過無十倍一日之費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帑藏空虛軍士無賴宰相王侯迭尚侈麗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

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絶奢靡浮傾之事出傾宮之女均農商之額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綱紀肅舉公私兩遂温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禮之歸命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獘俗亦且改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索虜什翼犍昭成諱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況拓宇兼并不在一城控

制戎狄懷之以德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羇服塞表為平冦之基徒孤危托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東接漕載擬之兵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嚴戰守之備衒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疋馬不返非惟絕二國闚闞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馬疏奏不省初暐許割虎牢已西賂秦晉兵既退暐又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

之常也苻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來伐十二月猛等進攻洛陽建熙十一年春正月王猛遺荆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敝卒所能支也筑以救兵不至大懼舉金墉降猛猛陳師受之暐遣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於石門執秦將楊猛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與臧

戰於石門臧軍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於石門梁成又敗臧軍斬首三千餘級獲將軍楊璩猛遂留鄧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農太守代羌戍陜城引師而去二月癸酉揚州刺史袁真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一作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并乞援師暐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遣軍援之夏四月辛未桓溫使督護竺瑶矯陽之等率水軍擊袁瑾時暐軍已至瑶等與戰於

武丘破之温率衆二萬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温築長圍守之六月乙卯秦苻堅復遣輔國將軍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來伐猛等兵於灞上秋七月猛進攻壺關安等進攻晉陽八月暐遣太傅上庸王評下邳王厲率中外精兵三十餘萬拒之猛安進屯潞州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又多怪異暐憂懼不知所為乃召散騎侍郎李鳳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猛等能戰否鳳對曰秦

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鬬當以算取之若冀敵不鬬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所問也且秦行師千里遠來爲寇固戰是求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暐不悅王猛攻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望風降附鄴中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

歲而吳亡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八月癸丑桓溫擊袁瑾於壽陽滅之復取壽陽九月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固守不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率兵助安攻之乃為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率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已猛安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評相持評以猛懸軍深入利在速戰議

以持久制之評為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水與軍入絹一疋得水二石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眞奴才也雖億兆之衆且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破之必矣遂遣遊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社稷宗廟為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專以貨殖為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冦兵冒進家國喪亡

王持錢帛安所置之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冦凱旋為先也評大懼遣使詣猛請戰甲子猛陳於渭源軍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評師敗績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還鄴猛又追奔長驅至鄴十一月秦王苻堅自帥精鋭十萬赴猛七日而至長安初宜都王桓率衆萬餘屯沙亭為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内黄堅使建武將軍鄧羌攻信都丁丑桓率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散騎侍

郎餘蔚等率扶餘高句驪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以納秦兵暐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使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鬬而前數日行至福禄依冢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竭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趣賊并

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髙陽部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於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赦之令還宫率文武出降郭慶進至龍城太傅上庸王評奔髙句驪髙句驪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渤海王亮并其衆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衆單走嶷獲

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十二月堅入鄴宮升正陽殿徙暐及后妃王公以下幷鮮卑四萬餘戸於長安封暐新興郡侯邑五千戸尋拜尚書堅征臺城以暐為平南將軍别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吳王垂攻苻丕於鄴中山王冲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為堅所誅先是暐之六年二月丙子月奄熒惑在參占曰參魏地災當在燕至是而暐滅時年三十五在位十一年及德僭稱尊號僞謚幽皇帝始㢈

以晉武帝太康六年歲在乙巳稱公至暐四世晉海西公太和五年歲在庚午滅凡八十五年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

前燕録八

吐谷渾

吐谷渾者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因氏其字以為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父徒河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廆代統部落為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戸一千七百與渾以隷之渾與廆二部

俱牧馬馬鬬相傷廆怒徑遣使讓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牧馬柰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鬬傷渾怒曰馬是六畜食草飲水春氣動發所以致鬬鬬在於馬何至怒及於人若欲遠别甚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矣遂擁馬西行廆悔之遣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常稱卜筮之言云我二子皆當强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别殆天意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還我當相

隨去矣婁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數十次婁馮曰此非人事也遂不復還西附陰山而居嘗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西至於洮水南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之作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寸有

勇力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倣倘不羣嘗慷
慨謂羣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代與
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決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
竄窮山隅閉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
生與麏鹿同羣死作氊裘異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
心乎負其智勇性尤猜忌不恤下吏為帛城羌酋姜聰
所刺將死乃抽劍名其將紇拔泥使輔長子葉延曰豎
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

者以吾故也吾氣絶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地旣險遠土俗懦弱未易控御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成之孺子得力吾無恨也抽劒而死葉延年十歲常縛草為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瞑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逆賊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年小何為朝夕自苦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無益於先讐所以如此者留罔極之心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

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歷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王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著見而卿等面墻何其鄙哉語曰夏虫不知冬氷良不虛也又曰吾公孫之子案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尊祖之義也葉延卒子辟奚立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所在征伐屢立戰功威聲大振遠近憚之為建威將軍鎮遼東高句驪不敢為寇尤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焉為皝所深忌及廆死翰乃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向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為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遂與其子出奔段遼遼素聞其才冀收其

用深加愛敬柳城之戰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曰夫為將當務慎重審已量敵若非萬全不可輕動今雖挫其前鋒（一作偏師）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為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命蘭曰此已成擒無有歸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為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翰曰吾

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國之計且相為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遂不進後石虎征遼㲋親帥三軍攻掠令支以北諸城遼議欲追之翰知㲋躬自總戎戰必克勝乃謂遼曰今趙兵南至方對大敵當併力禦之而更與燕鬬不宜以小小為事燕王自將而來其士馬精鋭且兵者凶器戰者危慮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㲋設

伏以侯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蘭既敗還不敢出戰遼遂帥妻子宗族豪右千餘家棄令支奔容雲山將行執翰手而泣曰不用卿言自取亡敗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為愧翰遂北奔宇文氏宇文逸豆歸忌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卧自便利或被髪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故得往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時皝亦以翰初非叛亂以嫌疑出奔雖在他國常潛為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

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為之造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既得上馬必無反面吾向日陽愚以誑汝吾之弧矢汝曹足知否無為相逼徒自取死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處汝國久矣誓（一作恨）不欲殺汝汝可百步豎汝刀吾射中者汝便

宜反若不中者可來前也追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既至鼿甚加禮遇仍署建威將軍乃言於鼿曰宇文强盛日久屢為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暗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彊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驪去國密邇常有闚闞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已必乘虚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

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句驪還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强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乃可圖也皝曰善遂將兵擊高句驪句驪有二道北道平潤南道嶮狹衆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必謂大軍從北道當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鋭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别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為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

乃以翰為前鋒高句驪自將弱卒以禦翰軍戰於木底遂大敗之因引而還會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來冦皝復使翰出擊破之渾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後皝自將伐逸豆歸以翰為前鋒歸遣涉夜干將兵逆戰皝遣使謂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歸之精鋭已盡於此今若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夜干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縱敵以挫兵氣進戰斬之翰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不出後疾漸差於其家中騎馬自

試或有人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為非常𧼈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素忌之遂賜翰死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出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於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即肆之朝市今日之死亦已晚矣此句一作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平翰常克心自誓志吞醜虜欲為國家蕩一區夏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也奈何仰一作飲藥而死翰子鉤為樂陵太守與青州刺史朱禿共治厭次鉤自恃宗室

每陵侮禿禿不勝忿襲鉤殺之南奔段龕

慕容仁

慕容仁字元愷小字千年廆之少子皝同母弟也有勇略屢立戰功深得士心為征虜將軍鎮平郭其季弟昭為廣武將軍亦有才藝並有寵於廆皝素不平之咸和八年夏五月廆死仁自平郭來奔喪私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

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貽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一作已至險瀆知事已露遂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貽死乃以玄菟太守高詡為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幼稚廣威軍寧遠汗司馬佟壽等討仁戰於汶城北皝兵大敗軍士皆沒於仁襄平令王永前大司農孫機等舉遼東

城叛應之仁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遥相應援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别駕龐鑒領遼東相皝自帥軍討仁至於襄平遂攻拔之翟楷龐鑒單騎遁走居就新昌皆降仁固守平郭皝欲悉坑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仁又遣兵襲新昌督護王寓出擊走之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詣仁館

於平郭城皝帳下督張英將百餘騎間道潜行掩擊之斬宇文氏使十餘人生擒段氏使以歸皝復謀討仁高詡進曰仁叛棄君親人神共怒前此海未常凍自仁反已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乃帥其弟軍師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𣚬林口舍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狼狽出戰先是張英之俘

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䰟之至仁以為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虞䰟之自來謂左右曰令茲來也當不使其疋馬得返矣乃悉衆陣於城之西北廣威軍帥所部降䰟仁衆沮動䰟因縱擊大破之仁敗走帳下皆叛遂生擒之䰟先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執而斬之王永自殺幼稚佟壽郭充翟楷龎鑒皆東走幼稚中道而還䰟兵追及楷鑒殺之壽充奔高句驪自餘吏民為仁所詿誤者皆赦之遼東

遂平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第四子高貴人所生也幼而謹厚深沉有大度高氏無寵皝未之竒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輙經綸世務皝始竒之授以孫吴兵數後從征伐臨機多竒策使鎮遼東恩威甚著高句驪憚之不敢為寇皝使恪與儁俱伐扶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冒矢石摧鋒而進所向輙潰皝

臨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任之及儁嗣立彌加親厚屢立大功中山之捷軍令嚴明秋毫不犯但遷其將帥土豪數千家而已餘皆安堵如故冉閔敗執恪進屯常山儁命移鎮中山元璽三年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大將軍録尚書累遷大司馬儁寢疾引恪與司徒評屬以後事遂總攝朝政暐初嗣位新遭大喪誅夷狼藉内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

備恪曰人情方懼且當安重以靜鎮之柰何復自驚擾衆將何仰由是人心稍定恪雖總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評議之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廷清肅進止有常罷朝歸第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官屬臣僚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惟以此為貶時人以為大愧再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自是庶僚化德莫敢犯者建康初聞儁死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

恪尚在所憂方為大耳後攻洛陽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軍還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用恩信撫御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軍士有犯法者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平時寛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敗恪初有疾以暐幼弱政不在已評性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强秦二寇並懷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廢興係於輔相大司馬總統

六軍不可任非其人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協盟則四海且不足圖二寇豈能為患哉吾以常才猥受先帝顧托之命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於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没有餘恨也吾死之後若以親踈次第言之大司馬之任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皆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世汝曹若能推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區區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忘害不以國家為意

也又以語評月餘疾篤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為相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大政國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闚𨵦之計言終而卒國中皆痛惜之追謚曰桓王

文明段氏

𠈁后段氏鮮卑人本單于段國之女也初進為夫人晉咸康初𠈁即王位冊拜為王后及僭稱尊追謚曰文明

皇后配饗於太祖後垂僭立尊生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段氏於别室而以蘭氏配饗詔百官議之皆以為當然博士劉詳董謐議以為堯母為帝嚳妃位次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立别廟垂怒逼之詳謐曰上所欲為無問於臣臣按經奉禮不敢有二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而以蘭氏配饗太祖

景昭可足渾氏

僞后可足渾氏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從姊也僞元璽二年立為皇后暐嗣位尊為皇太后頗預朝政性尤猜忌垂為吳王威名素著太后甚忌之其妃段氏自以貴姓不尊事太后太后銜憾誣以巫蠱拷掠致死事具段氏傳及垂枋頭之捷威名益著太后愈不平之遂與太傅評密謀誅垂垂懼奔秦俄而太后卒追謚曰景昭皇后配饗於烈祖及垂即僞位以可足渾氏謀傾社稷不宜從祀乃尊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饗烈祖而追廢可足渾

后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